



2016年7月1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十八次报  
告。该报告是依照第 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将所附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以及关联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  
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拉德·范博希曼(签名)



2016年6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在该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提交。

因此，我向你转递监测组根据第 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提交的第十八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  
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253(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十八次报告

### 摘要

来自基地组织(QDe.004)、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sup>a</sup> 及其关联个人和实体的威胁严重而多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和利比亚遭遇了军事挫折。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正在遭受持续的军事压力,继续丧失在这两个国家所占的地盘,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离开冲突区,并对各会员国的应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伊黎伊斯兰国表现出在冲突区之外开展复杂、分阶段袭击的能力,同时伊黎伊斯兰国的附属组织在全区域发挥的作用有所提升。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得以在各区域维持其据点并且表现出有能力成功规划并执行重大袭击。

制裁仍然是有效遏制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关键工具,但制裁制度需要继续演变,以适应新挑战。最近,伊黎伊斯兰国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动作,包括新的招募和宣传战略;有技巧地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间断式旅行<sup>b</sup> 以及使用伪造、变造和骗取的旅行证件;<sup>c</sup> 多样化的资金流;采用先进战术进行国际恐怖袭击。因此,在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仍在继续的同时,伊黎伊斯兰国给现行制裁架构提出了巨大的新挑战。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与金融、能源、文物交易和信通技术行业合作,就当期制裁架构为更有效地应对这些新挑战而可能采取的演变方式拟订建议。

<sup>a</sup>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QDe. 115)。

<sup>b</sup> 使用若干种旅行方式并采用间接路线抵达最终目的地的旅行(见 S/2015/358, 第 33 段)。

<sup>c</sup> 伊黎伊斯兰国获得了多达 25 万本叙利亚护照(见 S/2016/501, 第 22 段)。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	5
A. 战略竞争和战术合作 .....	5
B. 回返者人数增加 .....	5
C. 外部袭击的手法 .....	6
D. 恐怖主义分子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	6
二. 区域趋势 .....	7
A. 黎凡特 .....	7
B. 南亚和中亚 .....	9
C. 阿拉伯半岛 .....	10
D. 北非和西非 .....	12
E. 东非 .....	14
F. 欧洲 .....	15
G. 东南亚 .....	15
三. 影响评估 .....	17
四. 建议 .....	19
A. 资产冻结 .....	19
B. 旅行禁令 .....	23
C. 武器禁运 .....	23
D.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	23
E. 信息和通信技术 .....	24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4
附件	
委员会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	26

## 一. 威胁概述

### A. 战略竞争和战术合作

1.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2015 年 3 月提交第十七次报告(S/2015/441)之后, 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关联实体继续在战略层面相互竞争。这两个团体信奉的战略远景是相互竞争的。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将在全球袭击“远敌”作为首要事项, 同时与所谓的塔利班“酋长国”结盟。2016 年 5 月 31 日,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QDe.129)、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和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QDe.137)在其网站上为塔利班前领导人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阿·穆罕默德(TAi.011)(曼苏尔毛拉)发表了一份联合悼词, 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结盟。之后,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于 6 月 16 日在其网站上也发表了一篇悼词。埃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于 5 月 27 日在一段录音声明中宣布他效忠塔利班新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未列名)。

2. 2015 年在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TAi.004)死亡以及曼苏尔毛拉被任命为塔利班新领导人的消息宣布时, 基地组织的反应与此如出一辙。而这两次, 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导层或其关联团体都没有就塔利班负责人的死亡发表意见。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继续将所谓的塔利班“酋长国”领导人视作“信徒的真正领袖”。这一结盟与所谓的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国”及其“哈里发”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之间形成竞争。<sup>1</sup>

3. 会员国解释说, 该种战略竞争并非总是转化到战术层面。尽管“酋长国”和“哈里发国”这两种远景相互竞争并且在冲突区内不时发生与资源和领地有关的暴力冲突,<sup>2</sup> 但伊黎伊斯兰国行动人员利用了与基地组织个人的私人关系支持其筹划 2015 年 11 月的巴黎袭击和 2016 年 3 月的布鲁塞尔袭击。同样, 因为个人联系, 伊黎伊斯兰国的个人协助基地组织行动人员策划了 2015 年在肯尼亚的未遂袭击。在也门, 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在行动层面上相互支持。<sup>3</sup> 这突出表明, 可形成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网络, 但要靠个人关系维持。因此, 个人离开其所在冲突区前往其母国或在其他冲突区实施袭击的情况特别令人关切, 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利用一系列团体的支持网。

### B. 回返者人数增加

4. 会员国强调指出, 返回原籍国、可能打算实施袭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人数很多, 再加上这些国家国内的激进分子, 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日益严重的挑战。而通过“暗网”或加密信息程序的通信增加, 使这一挑战越发严峻。这种情

<sup>1</sup> 以“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列名。

<sup>2</sup> 在阿富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尤其如此。

<sup>3</sup> 会员国资料。

况大大增加了警察和安全部门需要调查的个人人数以及实施调查的难度，给会员国的应付能力施加了较大压力。因加密法的使用增多，即使技术最高超的情报机构也无法从大量讯息中侦获情报，导致会员国有可能失去先前对恐怖团体具有的很多技术优势。

### C. 外部袭击的手法

5. 伊黎伊斯兰国分子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进行多点、几乎同步袭击的手法，<sup>4</sup>给安保对策造成特别问题。首先，流入指挥和控制中心的信息量可能极大，使之应接不暇。会员国解释说，这是一种蓄意策略，意在使采取协调和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最危险的持续威胁更加困难。2015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袭击被会员国称为“优化孟买式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分子研究了以往的“滥杀枪手情景”，例如发生在印度孟买和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袭击，并且吸取经验教训，意图最大限度扩大混乱和伤亡。<sup>5</sup>第二，据多个会员国称，鉴于在巴黎巴塔克兰剧院袭击等事件中，行凶者的目的显然是尽快造成死亡，因此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至关重要。然而，这种情形未被列入一些执法机构应对人质事件的标准对策。传统上，安全部队试图通过与行凶者谈判争取时间，以确保人质获释。因此，会员国指出，应当事先向指挥人员和政策批准人员通报可以采取的有限选项，以确保应对小组能够迅速与恐怖分子交手，尽快制止杀戮。

### D. 恐怖主义分子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6. 尽管在战场上遭受了重大挫折，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网络空间宣传其主张(见 S/2016/501，第 37 至 40 段)。对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来说，互联网一直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依然是激进化和招募过程的核心要素(见 S/2014/815，第 29 至 31 段)，但因特网和社交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全球连通，世界各地的作战人员和潜在的被招募者在线上彼此没有距离。招募人运用个体化战略在被招募人本国与其接触，迅速将他们移到私密论坛，并指导他们加入加密通信系统。此外，使用社交媒体还加强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可能会为退役作战人员将来组建跨国网络种下祸根(见 S/2015/358，第 53 段)。监测组继续收到关于滥用众筹资金以及网上分享教学材料，如策划和执行袭击或建造简易爆炸装置相关材料的报告(见 S/2014/770，第 19 段)。

<sup>4</sup>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2016 年 5 月 31 日在马里的加奥实施的多阶段袭击也展示了这种实施复杂攻击的能力。

<sup>5</sup> 如果确认伊黎伊斯兰国对 2016 年 6 月 28 日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袭击负责，则该团体也表现出了这种能力。

## 二. 区域趋势

### A. 黎凡特

7. 监测组的上一次全面报告发布之后，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遇了军事挫折。它未能在这两个国家保持 2014 年的进攻势头。此外，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已迫使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领导层对在这些国家的指挥和控制结构作出改变，将决策权向下移交，减少集中管理。然而，在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重心”经受压力的同时，其附属组织发挥的作用有所提升(见 S/2016/501，第 5 段)。

8. 该团体继续使用从伊拉克安全部队那里缴获的武器和弹药。此外，伊黎伊斯兰国还于 2015 年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行动中缴获了物资。会员国评估认为，由于这些物资，伊黎伊斯兰国与其他恐怖团体相比，似乎不那么依赖外部武器供应。然而，会员国报告称，该团体仍然能够获得新的武器和弹药供应。空袭导致伊黎伊斯兰国丧失了不少其 2014 年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缴获的重型武器。

9. 简易爆炸装置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的首选武器。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夺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泰德穆尔(帕尔米拉)后，俄罗斯部队拆除了 19 000 多个此类装置。在拉马迪行动期间，伊拉克安全部队也遭遇过许多简易爆炸装置。这些装置主要包括一些商用成分，特别是雷管和化肥。会员国强调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些成分，特别是化肥，继续通过土耳其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土耳其的对策是在 2016 年 3 月正式禁止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运硝酸铵基化肥、硝酸钾、雷管和导爆索。<sup>6</sup>

10. 若干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了伊黎伊斯兰国在袭击事件中使用氯气的情况。此外，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报告说，至少有一次，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下的一个区域使用了劣质芥子气。然而，会员国也报告说，目前没有可靠资料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有能力制造这些成分，尽管该团体已显示出意图使用其能够获得的非常规手段。

11. 目前，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黎凡特指挥着多达 30 000 名作战人员(见 S/2016/501，第 18 段)。会员国解释说，离开伊黎伊斯兰国的个人比率有所增加，并且，军事压力造成伊黎伊斯兰国大量作战人员被杀死。但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持续进入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在部落中强行招募并自 2014 年起使用儿童兵，部分抵销了上述趋势。一个会员国说，这招致了当地居民中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更多怨恨。

<sup>6</sup> 会员国资料。

12. 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也认为黎凡特对该团体的未来具有战略重要性。目前，努斯拉阵线仍然是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分支中最得力的分支。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认为，虽然伊黎伊斯兰国有能力吸引数量更多的作战人员和协助者，但努斯拉阵线的行动处于当前恐怖主义行动的中心地带，显示出有能力维持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举足轻重的作用。叙利亚战场为努斯拉阵线，因而也为基地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关系。努斯拉阵线继续吸引作战人员，并且，据会员国称，该团体也继续吸引外部支持。最后，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来到叙利亚的一群作战人员中有基地组织的高级成员，是努斯拉阵线的外翼，有能力发动外部行动。

13. 自 2015 年 7 月监测组进行第一次影响评估之后，伊黎伊斯兰国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S/2015/739)。以石油相关基础设施为目标的空中打击使得伊黎伊斯兰国的石油产量自 2015 年起下降了 30% 到 50%，每月石油收入下降上千万美元。<sup>7</sup> 伊拉克政府为减少进入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流动资金而采取的行动也挤压了该团体的财政(见 S/2016/501，第 9 段和脚注 3)。该团体的财务困境导致其作战人员薪金削减，从而削弱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动力之一。<sup>8</sup> 此外，由于石油产量下降，伊黎伊斯兰国用于自身行动及其控制区内平民生活所需的石油超出其产量，从而迫使其把日益减少的资源分配给战争机器而非平民，因此减弱了治理能力。<sup>9</sup>

14. 不过，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征税”/勒索获得大量收入，甚至加大了从这种来源取得收入的力度，以抵消石油收入损失。根据会员国提供的信息，伊黎伊斯兰国每月通过“征税”/勒索可能赚取 3 000 万美元，其中包括强迫的“天课”、营业“税”、电费和水电费、被扣押的不动产“租金”以及关税和通行费。伊黎伊斯兰国增加了“税收”的税率和种类，同时减少了提供的服务。2016 年 2 月，伊黎伊斯兰国开始对以往免税的最贫困平民征税，这是濒临绝望的迹象。<sup>10</sup>

15. 监测组还收到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内部存在腐败。例如，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曾盗窃金钱和黄金。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该团体将其四名高级官员拘押在伊拉克摩苏尔，事涉约 400 万美元丢失案。

16. 会员国向监测组通报，源自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文物被攫取。伊黎伊斯兰国每年能从这些活动中获取的收入仍然难以估算。<sup>11</sup>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因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丧失地盘而减少了抢掠文物的机会(见

<sup>7</sup> 会员国资料。

<sup>8</sup> 会员国资料。

<sup>9</sup> 会员国资料。

<sup>10</sup> 会员国资料。

<sup>11</sup> 一个会员国估计，2015 年伊黎伊斯兰国通过文物交易获取了 1.5 亿至 2 亿美元的收入；另一些会员国则报告说价值太难估算。

S/2016/501, 第 11 段), 但监测组仍然继续收到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关于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内, 如在伊拉克尼尼微省的若干地点持续发生抢掠的报告。

17. 努斯拉阵线的供资模式没有改变, 该团体继续依赖外部捐赠。努斯拉阵线的资金支持者最近在联合国及其本国被列名就表明了这一点。<sup>12</sup>

## B. 南亚和中亚

18. 在最近几个月, 迫于来自阿富汗部队和国际部队的压力, 除塔利班外,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支持者人数减至不到 3 500 人, 其中包括约 1 500 名作战人员。<sup>13</sup> 然而, 会员国的报告表明, 目前在 20 多个省份中仍有伊黎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会员国报告称, 已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前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小派别位于霍斯特、库纳尔、楠格哈尔和帕克蒂亚省, 它们在那里能够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进行跨边界袭击。在楠格哈尔省, 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了 5 个地区, 同时还得到恐怖团体伊斯兰军、自由人党和塔里克吉达尔组织提供的支持。<sup>14</sup>

19. 据会员国称, 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在阿富汗的结构包括: 来自巴焦尔族部落区、开伯尔族部落区、古勒姆族部落区和奥拉格宰族部落区的巴塔小派别、阿富汗塔利班前成员、哈卡尼网络(TAe.012)、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和 Jamaat Ansarullah(未列名)的一些前成员。伊黎伊斯兰国还有一个媒体单位 Abtalul Islam。伊黎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QDi.325)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伊黎伊斯兰国的媒体渠道上宣布, 该团体的霍拉桑小组由前巴塔指挥官 Hafiz Saeed Khan(未列名)领导。大力推动伊黎伊斯兰国向阿富汗扩张的人是伊黎伊斯兰国中亚特遣队指挥官 Gulmurod Khalimov(QDi.372), 他是塔吉克斯坦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前军官。会员国报告称,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活动的背景时, 中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特遣队正寻求在阿富汗创建一个基地, 以便利用今后中亚可能出现的机会。

20. 据一个会员国称, 资助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小组的资金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领导层, 采用现金运送人、替代汇款系统和银行转账等方式送往阿富汗。迄今为止,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似乎采取了反麻醉品的立场, 并且设法得到足够的金融资产支持其在该国的行动, 而无需依赖鸦片制剂的收入。

<sup>12</sup> 见 Abd al-Aziz Aday Zimin al-Fadhil (QDi.379)、Hamad Awad Dahi Sarhan al-Shammari (QDi.381) 和 Sa'd bin Sa'd Muhammad Shariyan al-Ka'bi (QDi.382) 的列名理由简述。另见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designates Al-Qaida Al-Nusrah Front AQAP and ISIL fundraisers and facilitators” 19 May 2016。

<sup>13</sup> 监测组还在文件 S/2016/501(第 32 至 36 段)中提供了对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威胁评估。

<sup>14</sup> 这些都是前巴塔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目前没有被列名(见 S/2014/888, 附件二)。

21. 尽管持续面临军事压力，但基地组织仍能维持其在阿富汗的据点。据会员国称，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支持者加入了 Maulana Asim Umar(未列名)领导的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Osama Mehmood(未列名)是该团体的发言人；Umar Khattab(未列名)负责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以东区域；Umair Afzal Rana(未列名)是媒体和宣传负责人。该团体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的好战分子组成。会员国估计，在阿富汗活动的基地组织分子中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有联系者人数可能高达 300 人。

22. 会员国报告称，许多基地组织成员在巴基斯坦 Zarb-e-Azb 的一次行动中被杀，其他人被逮捕或逃离边界地区奔赴阿富汗。会员国对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之间的持续密切联系表示关切，塔利班新的副埃米尔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TAi.144)的升迁就是一个例子。Zarb-e-Azb 行动继续杜绝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为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提供庇护所，而扎瓦希里和他的亲密助手则在艰难地维持其领导结构。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及其在南亚和中亚建立“霍拉桑省”的野心对基地组织的全球领导野心和地方支持构成了挑战。

23. 近年来，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之间通过其各自在孟加拉国的代理人进行的竞争在升级。伊黎伊斯兰国打算将孟加拉国纳入其所谓的“哈里发国”。在伊黎伊斯兰国印发的英文杂志 Dabiq 第十四期中，被称为“哈里发在孟加拉的战士”团体的埃米尔 Abu Ibrahim al-Hanif(未列名)宣布在孟加拉国设置一个指挥架构并强调该国的“战略地理位置”。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声称它们对几次以外国人、宗教少数群体、警察、非宗教的博客作者和出版商为目标的袭击负责。

### C. 阿拉伯半岛

24. 也门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不稳定，让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得以在该国控制地盘并获得新的资金。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保持强大存在，充分利用那里的人口结构和部落结构、政府和安全部队的薄弱之处、武器和爆炸物的获取机会及爆炸物专家的存在。该团体有能力对也门军队发动经常性袭击。2015 年 4 月，它控制了哈德拉毛省首府穆卡拉，表明其在也门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占据地盘并获得资金和给养。在穆卡拉，半岛基地组织得以从中央银行的分行窃取 130 亿里亚尔和 150 万美元，从一家农业银行窃取 2 000 万里亚尔。<sup>15</sup> 该团体控制穆卡拉和其海岸线长达一年，得以向运输商和贸易商“课税”取得收入，会员国称此类收入的金额达到每天 200 万美元。半岛基地组织还继续收到外部捐赠，<sup>16</sup> 据说还通过绑架勒索赎金获取大量资金(见 S/2014/41，第 35 段)。

<sup>15</sup> 会员国资料。

<sup>16</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designates Al-Qaida Al-Nusrah Front AQAP and ISIL fundraisers and facilitators”。

25. 半岛基地组织声称它支持当地居民，其目的是赢得民众支持。该团体于 2016 年 4 月被也门政府部队赶出穆卡拉时，将当时的事态发展说成是为了让平民免受冲突之害而采取了战术撤退。<sup>17</sup> 然而，该团体携带资源和人员撤退，撤回到夏卜瓦省和贝达省，其威胁因此转移了地点但并没有削弱。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有意把西部作为目标，并继续通过其《激励》杂志鼓励独狼式袭击，但目前的重点是巩固其影响力和在也门发动袭击的能力。<sup>18</sup>

26. 2014 年，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的关联团体成立，其领导人、指示和资助都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该区域的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吸引各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来自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尼斯的作战人员，但其人数与半岛基地组织相比仍然较少，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只有 250 至 400 名成员。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成功地发动了袭击，特别是在亚丁湾地区，但却被视为由“外国人”组成，得到的公众支持很少。

27. 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分支的出现可能会给半岛基地组织带来压力，促使后者实施更加致命的袭击。尽管宣传竞争激烈，但没有关于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发生冲突的报告。会员国报告表明，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准备在战术一级进行合作。据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领导层将也门视为适于其扩张的地区，有意利用教派冲突和薄弱的治理状况。2016 年 1 月初，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内部就领导权问题产生分歧，但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迅速处理了此事，避免了该团体在也门出现战略削弱。

28. 一些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分支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继续存在表示关切。在沙特阿拉伯，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以安全部队及其设施和什叶派清真寺为目标。例如，它声称对 2015 年 5 月发生在盖提夫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的爆炸<sup>19</sup> 和 2015 年 8 月发生在沙特阿拉伯西南部一座清真寺以自杀式炸弹袭击应急特种部队的事件负责。<sup>20</sup> 2015 年 6 月，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科威特清真寺爆炸负责，<sup>21</sup> 而沙特阿拉伯安全部队则在 2016 年 5 月在麦加市挫败了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五人作战基层小组。<sup>22</sup>

<sup>17</sup> Katherine Zimmerman “Al Mukalla is not Raqq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3 May 2016.

<sup>18</sup> 会员国资料。

<sup>19</sup> BBC News “Saudi Arabia attack: Islamic State claims Shia mosque bombing” 22 May 2015.

<sup>20</sup>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IS’ ‘Al-Hijaz Province’ claims suicide bombing at mosque in Abha” 6 August 2015.

<sup>21</sup> Ahmed Hagagy “Islamic State suicide bomber kills 27 wounds 227 in Kuwait mosque” Reuters 26 June 2015.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kuwait-blast-idUSKBN0P618L20150626>.

<sup>22</sup> Al Arabiya “Saudi authorities bust ISIS cell near Makkah” 5 May 2016.

## D. 北非和西非

29. 在过去 12 个月里，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加紧恐怖活动，自杀式袭击、处决和常规战斗一齐开展。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还继续试图破坏或摧毁石油设施，切断对手的石油收入，如在 2016 年 1 月两次袭击 Sidrah 油港和 Ra' s Lanuf 港的石油码头，但未得逞。然而根据会员国报告，最近的反伊黎伊斯兰国攻势有可能迫使其放弃据点。这可能导致其成员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较小的单位分散地在利比亚各地和邻国重新部署和重新集结。

30. 某会员国指出，特别是突尼斯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回到突尼斯，而且人数增多，因为已有几十个此类作战人员返回该国意图发起袭击，所以本已严重的威胁再次加剧。<sup>23</sup> 2015 年和 2016 年在突尼斯发生的袭击或有从利比亚返回的突尼斯回归者参与，或由突尼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利比亚境内协调，财务和后勤支助则由在利比亚境内的突尼斯人提供。两国之间的边境地区发生了突尼斯的伊黎伊斯兰国基层小组与安全部队之间的战斗。2016 年 3 月，在 Ben Guerdane 的军营以及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驻地同时受到袭击。<sup>24</sup>

31. 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资金主要来自“征税”和勒索，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足(见 S/2016/501，第 30 段和 S/2015/891，第 54 段)。某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苏尔特设立了检查站，获得了大量资金，并同犯罪团伙和走私者有密切联系。

32.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袭击了石油设施，但迄今未能直接从利比亚原油资源中获利，而由于该国石油工业的结构，要切实获利无论多少都很困难(见 S/2016/501，第 30 段和 S/2015/891，第 72 和 73 段)。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前哨已成为一个更广泛区域的财务中心，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为此向利比亚汇集资金。<sup>25</sup> 根据会员国报告，数十万美元已从利比亚汇给西奈的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根据最近的一份国家指认报告，2015 年年初，耶路撒冷支持者有一名代表派驻利比亚，参与资金转移。<sup>26</sup> 某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同样汇出资金到索马里，为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新关联团体提供开办费用。

33. 会员国报告称，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受到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支助。该团体声称对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西奈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炸落俄国客机一事负责。<sup>27</sup> 它还得益于伊黎伊斯兰国大力开展的媒体宣传活动，其中包括经专业制

<sup>23</sup> 会员国资料。

<sup>24</sup> Callum Paton “Tunisia: Isis seeking to create emirate in Ben Guerdane after 53 killed in raid from Liby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8 March 2016.

<sup>25</sup> 会员国资料。

<sup>26</sup> 见美国财政部，“财政部指认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筹资者和协助者”。

<sup>27</sup> 见 Dabiq 杂志第十二期第 43 页，2015 年 11 月出版。

作的 14 个宣传录像片段。<sup>28</sup> 这些录像经过三天(2016 年 5 月 5 至 7 日)播放出来, 宣传“西奈省”, 并鼓动征招新人员。

34. 与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面临挑战相反, 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存在继续加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2015 年 12 月与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QDe.141) 合并以来已取得了势头。在此之前这两个团体就有战术合作, 2015 年 11 月协调袭击了马里巴马科 Radisson Blu 旅馆。这项结盟能否长久尚有待观察。某会员国报告, 合并后作战能力集聚, 在马里的袭击, 特别是对国际目标的袭击加强了, 其活动也扩至萨赫勒和西非。

35. 该区域的商家也依然是袭击目标。<sup>29</sup> 2016 年 1 月, 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同时袭击一家旅馆、一家咖啡厅和一家餐馆, 并在 2016 年 3 月袭击了科特迪瓦大巴桑的三家旅馆。

36. 2016 年 1 月,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煽动作战人员部署到利比亚,<sup>30</sup> 并在 6 月斋月期间唆使其开展袭击, 这表明态势有所变化, 因为过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般把利比亚看作避难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继续实施绑架, 以此来交换囚犯或获取行动资金。

37. 伊斯兰后卫(QDe.135)和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在马里继续进攻, 主要是针对国际部队发动组合型复杂袭击。某会员国报告说, 萨赫勒地区的团体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增加对外联系。<sup>31</sup> 例如 2016 年 2 月 29 日, 伊斯兰后卫据报设立了网站 Rimaah, 作为官方平台。

38. 在尼日利亚和其他武装部队的压力下, 博科哈拉姆(QDe.138)难以维持地盘。尼日利亚当局 2015 年 9 月宣布, 该团体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 Sambisa 林区。<sup>32</sup> 但是 2016 年 6 月该团体占领了尼日尔波索镇。此外它还继续袭击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利亚的平民目标。<sup>33</sup> 某会员国报告说, 博科哈拉姆 2015 年 3 月宣誓效忠巴格达迪后加强了作战并扩大了与媒体沟通的能力, 但似乎没有得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的作战支持或资金。看来该团体的收入主要

<sup>28</sup> 例如该团体 2016 年 5 月 6 日发布了一份录像, 题为“致我们在西奈的兄弟”。见 Nancy Okail “ISIS’s unprecedented campaign promoting Sinai” Huffington Post 12 May 2016。

<sup>29</sup> 例如 2016 年 3 月 18 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攻击了阿尔及利亚 Ayn Salih 石油和天然气田。

<sup>30</sup>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重要领导人委员会”头目 Abu Obeida Yusuf al-Annabi 2016 年 1 月 14 日谈话。

<sup>31</sup> 特别是推特和 Telegram。

<sup>32</sup> Guardian(Lagos) “We have restricted Boko Haram to Sambisa Forest—Buhari” 8 September 2015。

<sup>33</sup> CNBC Africa “Chad sends 2 000 troops to Niger for counterattack on Boko Haram” 9 June 2016。

来源仍然是犯罪活动，而且是在当地，例如敲诈、抢劫、盗窃(包括偷窃家畜)和绑架人质勒索赎金。<sup>34</sup>

## E. 东非

39. 青年圣战运动(SOe.001)继续效忠基地组织，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采用主动进攻的战术。会员国强调，青年圣战运动在建立新的庇护处所后，将在摩加迪沙的自杀性爆炸战升级，目标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平民。

40. 由于伊黎伊斯兰国试图渗入该地区，青年圣战运动因而警告其成员不得叛逃，并拘押和杀死了队伍中貌似伊黎伊斯兰国的同情者。<sup>35</sup> 2015年10月，青年圣战运动高级成员 Abdulqader Mu'min(未列名)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以换取物质支助。<sup>36</sup> 这项决定导致后来伊黎伊斯兰国同青年圣战运动之间多次冲突。

41. 伊黎伊斯兰国主张全球扩张，而青年圣战运动领导人侧重于国家和区域层面谋事。青年圣战运动继续声称，除了会员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外，它还打算更多地袭击非索特派团部队派遣国(如在2016年1月袭击布隆迪和肯尼亚部队，2016年6月袭击埃塞俄比亚部队)、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例如它声称对达洛航空公司一航班受到的袭击负责，而原定目标是土耳其航空公司，但该公司在计划袭击的当日取消了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sup>37</sup>

42. 会员国报告，青年圣战运动拥有大量武器和弹药，其中一些是在最近的袭击中从非索特派团部队缴获的。这大大提高了该团体的力量。会员国报告称，向当地索马里人强征“天课”、贩运木炭等商品、勒索企业和国际组织、抢劫救济物品仓库等手段仍是该团体资金的主要来源。

43.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流入该区域，主要是索马里，并从该区域流向伊拉克、利比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些人是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和返乡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任务是开展恐怖主义行动。根据会员国报告，2016年2月约有50名青年圣战运动叛逃者前往也门在，另有17人在利比亚苏尔特加入伊黎伊斯兰国。此外，因青年圣战运动内斗，一些作战人员死亡，一些非索马里籍作战人员被逐出该区域。<sup>38</sup>

<sup>34</sup> 会员国资料。

<sup>35</sup> 例如 Sheikh Basheer Filo，其兄 Abu Baker 以及 Hussain Abdi Qaidi。

<sup>36</sup> 会员国资料。

<sup>37</sup> Hamza Mohamed“Al Shabab claims Somalia plane bomb attack”Aljazeera News 13 February 2016。

<sup>38</sup> 会员国资料。

## F. 欧洲

44.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从欧洲流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地区，并在较小程度上流入伊拉克冲突地区，尽管 2014 年和 2015 年以来此类人数逐步减少。会员国报告，这一减缓的原因部分是愿意应征的人员减少，伊黎伊斯兰国又在军事和地盘上遭受损失。这也是因为会员国采取措施，在国际交通枢纽和过境点进行干预和加强控制，侦缉和遏止游民通过。

45. 欧洲会员国报告说，大量前往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已返回。其百分比一般达到 10% 至 30%。<sup>39</sup> 有些回返者因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冲突绝望而离开冲突区；会员国估计这些人风险较低。然而有些回返者有具体的意图和能力从事恐怖袭击，如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袭击所示。这类作战人员通过间断式旅行，或使用虚假、窃得、涂改或骗得的旅行证件，或混藏在移徙者中间等做法避免被发现。会员国强调，许多回返者以前曾参与犯罪，因而和犯罪组织有联系，因此可以获得武器和旅行证件，为可能的袭击作准备(另见 S/2016/501，第 22 段)。

46. 许多回返者抵达时被逮捕。某会员国报告说，正在对几百名回返者进行调查，起诉案已有 100 多起。另一个会员国指出，虽然它已制订逮捕回返者的政策，但在没有充分证据无法起诉的情况下，则对回返者继续加以监控，并将之送回家庭和社区，而其家庭和社区往往为这些人重返社会的过程提供宝贵的支持。然而有数百名回返者和其他在母国受到激进洗脑的个人继续造成欧洲国家的安全隐患和应付能力不足。

47. 会员国报告说，高加索酋长国(QDe.131)大多数支持者 2013 年决定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4 年其领导人 Doku Khamatovich Umarov(QDi.290)据报死亡，自此该团体实际上停止了活动。2014 年初以来，俄罗斯联邦当局采取严格措施，防止人员流入冲突地区。因此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地区的人员流量据报大幅度下降。

48. 新成立的伊黎伊斯兰国“高加索省”无法站稳脚跟，它基本上作为伊黎伊斯兰国的区域宣传运动而存在。一些返乡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计划发动袭击，却为俄国安全部队所防止。某会员国报告，一批返乡的塔吉克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于 2016 年 2 月在叶卡捷琳堡被捕，他们由一名在土耳其的乌兹别克人领导和资助。在逮捕行动中，俄国安全部队搜出了一批炸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雷管及武器弹药。

## G. 东南亚

49. 东南亚恐怖袭击的威胁自监测组上次全面报告以来已有上升，高于过去几年的任何时候。<sup>40</sup> 某会员国报告，2016 年 1 月雅加达的袭击<sup>41</sup> 是在阿拉伯叙利亚

<sup>39</sup> 某会员国报告，该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多达 50% 已返回。

<sup>40</sup> 在过去十年中，该区域的安全部队成功地扼制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见 S/2015/441，第 32 至 38 段。

共和国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属下的东南亚分支机构授意发动的，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伊黎伊斯兰国的三个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东南亚竞相发动袭击。<sup>42</sup> 该区域各国也挫败了数次袭击，逮捕了多人。

50. 伊黎伊斯兰国的崛起及其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给东南亚的列名团体带来的影响既有分化又有重振。东南亚若干新老团体的领导人宣誓效忠巴格达迪，而其他团体则与努斯拉阵线有关联，最显著者为死灰复燃的伊斯兰祈祷团(QDe.092)。<sup>43</sup> 同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QDe.150)领导人桑托索(未列名)仍然在逃，<sup>44</sup> 而在押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 Aman Abdurrahman(未列名)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伊黎伊斯兰国网络的中心人物。<sup>45</sup> 最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以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的列名进一步表明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同在东南亚开展行动的恐怖团体有关联。<sup>46</sup>

51. 人们担心，菲律宾南部将再次成为一个安全区，从更广泛的区域引来恐怖分子。<sup>47</sup> 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中有些派别(包括由 Isnilon Totoni Hapilon(QDi.204)领导的一派)宣誓效忠巴格达迪(见 S/2015/441, 第 33 段)，而阿布沙耶夫集团在继续同政府部队作战。<sup>48</sup> 此外它似乎加强了臭名昭著的绑架勒索活动，索要赎金后凶残地杀害人质。

52. 虽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东南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与其他区域相比相对较少，但至少也有数百人(见 S/2016/501, 第 21 段)。某会员国报告，2015 年试图从印度尼西亚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意欲成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人员增多。伊黎伊斯兰国内部有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作战人员组成的作战部队，如 Katibah Nusantara(又称“群岛小组”)，这凸显了该区域面临的威胁，

<sup>41</sup> 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袭击事件是其所为。见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IS claims attack in Jakarta Indonesia” 14 January 2016。

<sup>42</sup> 另见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Disunity among Indonesian ISIS supporters and the risk of more violence” 1 February 2016。

<sup>43</sup> 例如见关于印度尼西亚红新月会(QDe.147)列名理由简述。

<sup>44</sup> 自监测组 2016 年 6 月 30 日提交本报告以来，多次有新闻报道说，桑托索可能于 2016 年 7 月被印度尼西亚部队击毙。例如见 Francis Chan “Militant killed in Central Sulawesi may be Santoso Indonesia's most-wanted terrorist” The Straits Times 18 July 2016。

<sup>45</sup> 会员国资料。

<sup>46</sup> 见 Tuah Febriwansyah(QDi.393)、Muhammad Sholeh Ibrahim(QDi.395)和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QDe.150)列名理由简述。

<sup>47</sup> 会员国资料。

<sup>48</sup> 例如见“国防部、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西棉兰老军区关于 4 月 9 日巴西兰事件的联合声明”。

而其中一些作战人员有可能回返，以新获得的技能、网络和野心发动袭击。<sup>49</sup> 监测组 2015 年指出(见 S/2015/441，第 32 段)，从冲突区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将构成东南亚的下一代恐怖分子，如同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参与阿富汗战争的东南亚好战分子的情况一样，特别令人关切。<sup>50</sup>

53. 据某会员国报告，有迹象表明，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东南亚作战人员已加紧重点支持本国的袭击行动，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行动人员和东南亚的恐怖团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据另一会员国报告，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曾经指导在东南亚发动的数次未遂恐怖阴谋，也有迹象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流入该区域用于袭击活动。<sup>51</sup> 伊黎伊斯兰国的东南亚“行动”报道<sup>52</sup> 显示，该组织认为该区域对其全球野心意义重大。

### 三. 影响评估

54. 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因国际努力而遭厄制。伊拉克政府采取行动，公布一份名单，列出伊拉克 100 多个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外汇行和汇款公司，不准其参加中央银行的货币拍卖(见 S/2016/213，脚注 6)，从而剥夺了伊黎伊斯兰国的流动性，使该团体更难取得资金。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融资小组<sup>53</sup> 和四方金融专家小组<sup>54</sup> 等多边机构也继续努力切断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一些邻国加强了对其金融部门的管制，以阻伊黎伊斯兰国于门外。

55. 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尚能为一些关联团体提供启动资金，利用现金运送人、替代汇款系统和银行渠道移送资金，这表明必须继续保持警惕。随着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变得更加分散，从而使该团体有更多的机会给世界各地的关联团体、基层小组和袭击行动提供资金，保持警惕就尤为重要。

56. 伊黎伊斯兰国 2014 年和 2015 年均收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外国捐助。<sup>55</sup> 虽然外部捐助只是该团体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但随着其他来源收入的下降，伊黎伊斯

<sup>49</sup> 虽然许多东南亚人，特别是那些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人，打算前往伊拉克或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定居，但尤其是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中某些人返回的风险依然存在。

<sup>50</sup> 例如见 Zulkarnaen(QDi.187)和 Nurjaman Riduan Isamuddin (QDi.087)列名理由简述。

<sup>51</sup> 另见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Disunity among Indonesian ISIS supporters and the risk of more violence” 1 February 2016。

<sup>52</sup> 例如见 Dabiq 第十三期，2016 年 1 月出版。

<sup>53</sup> 由 36 个会员国和多边组织组成。

<sup>54</sup> 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俄罗斯联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up>55</sup> 会员国资料。

兰国可能会更加依赖捐助，因而寻求更多的捐助者。努斯拉阵线比伊黎伊斯兰国更加依赖外部捐助，它继续得到大量的捐款。<sup>56</sup> 这两个团体继续接到捐助表明，需要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开展国际努力。

57. 伊黎伊斯兰国绑架勒索收入从 2014 年的水平下降(见 S/2014/815, 第 74 段)，尽管伊黎伊斯兰国继续绑架当地人。随着该团体受到更大的压力，它可能设法增加这一来源的收入(见 S/2016/501, 第 12 段)，这意味着对此采取防止措施仍然至关重要。

58. 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的作用 2015 年以来有所提升。一些关联团体，诸如利比亚的关联团体，是作为后勤中心用来在更广泛的区域运作而量身定制的。其他关联团体，如也门的关联团体，同该组织的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sup>57</sup> 因此某会员国解释说，伊黎伊斯兰国除了在周近行动区实施国际袭击以外，在不能抵抗目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则还可能将其部分资产转给关联团体以继续其活动(同上，第 7 段)。

59.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针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军事压力已导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增加，特别是回返欧洲增加。此外，虽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冲突区在许多情况下仍是自筹资金，但由于会员国提高了警惕，此种旅行模式已有改变。因此，虽然会员国依第 2178(2014)号决议增加的行动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也作出了调整以应对新的障碍。

60. 截至 2016 年 6 月 20 日，只有 20 个会员国按照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36 段向委员会提交了执行情况报告。此外会员国分别向委员会和监测组通报了该决议通过以来采取的和根据第 2199(2015)号决议采取的新行动。这些报告称，正在按新措施更新立法框架、加强机构间协调和改进信息共享。应有更多的报告，使委员会和监测组能更详尽地评估制裁对伊黎伊斯兰国、其关联团体、努斯拉阵线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产生了何种影响。

61. 监测组因此建议委员会责成监测组制定一项自我报告工具，形式为自愿调查问卷，用以鼓励会员国报告第 2178(2014)、2199(2015)和 2253(2015)号决议对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关联实体、努斯拉阵线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威胁产生了何种影响。

6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定期与人道主义行为体接触沟通，了解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的制裁可能有何意外后果。这些对话者一致解释说，制裁措施造成金融部门内和捐助方之间迟豫不决，更加谨慎。虽然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

<sup>56</sup> 会员国资料。

<sup>57</sup> 会员国资料。

具体的人道主义项目因制裁而停止的正式报告，但很显然，应在人道主义部门进一步提高对现行制裁措施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

## 四. 建议

### A. 资产冻结

63. 由于其报告侧重于商业实体在执行第 2199(2015)号决议制裁措施时所面临的挑战，<sup>58</sup> 监测组继续与相关私营部门实体和协会、会员国和多边组织磋商。根据磋商情况，监测组拟订了若干建议，并认为这些建议可以加强第 2253(2015)号和第 2199(2015)号决议的执行。

#### 1. 非法买卖石油和石油产品

##### 油田地点

64. 正如监测组初步报告所述，相关行业参与者和协会强调，若能提供受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各种油田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名称和地点的清单将使油气行业受益，有助于后者更加有效地筛查与油气有关的交易。

6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会员国通报并在其网站上维持一份受伊黎伊斯兰国或任何其他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列名团体控制的油田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清单，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流程将此类信息传达给会员国和有关行业。

66. 这一流程将需要两个步骤：先是会员国提供相关信息，然后是委员会就此信息达成一致意见。

##### 设备和备件

67. 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已削弱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与石油有关的基础设施。因此，该团体可能会设法采购备件以修复损害。<sup>59</sup> 行业专家解释说，为了使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公司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筛查，提供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在寻求获得的具体设备的信息将有助于确保一旦这些备件进入更广泛区域内的商业交易时则加强合规和尽职调查程序。

68. 军事行动也严重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的炼油业务，迫使其采取原始方法炼油，导致产量减少、产品质量下降，这意味着伊黎伊斯兰国可能需要燃料添加剂来改善通过这些方法生产的汽油和柴油燃料的质量，以提高这些燃料的可用性。

6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会员国通报并在其网站上维持一份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正在寻求获得的与油气有关的设备、备件和化学品说明性清单，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进程将此类信息传达给会员国和有关行业。

<sup>58</sup> S/2016/213；监测组还在文件 S/2016/2010 中提出了建议。

<sup>59</sup> 某会员国已经报告伊黎伊斯兰国为此目的进行的一次未遂采购。

70. 一些会员国已编写了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正在寻求获得的设备、备件和化学品的清单。委员会可以先主动与它们联系并做出任何它认为适当的调整。

## 2. 拒用国际金融体系

71.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类似，金融机构的代表强调指出，若能获得关于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和在该地盘上运营的金融机构的更多细节，有关机构则能够更加有效地筛查交易。

7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在现有信息基础上和在全国范围向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运营的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协会提供有关清单，内含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上运营的金融机构识别信息。

### 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指标

73. 金融机构渴望加强公私对话和信息交流，以打击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列名团体的资助。共享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信息是公私信息共享的一个潜在渠道。向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指标可以改善其尽职调查程序，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从而阻碍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列名团体使用国际金融系统。

74. 监测组根据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24 段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与私营部门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打击资助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列名团体的行为，并向私营部门通报潜在的资助恐怖主义风险指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就这些指标起草了一份报告，可作为会员国开展工作的出发点。

### 财务信息共享

75. 有鉴于近期世界各地恐怖袭击的加剧，共享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相关的信息这一话题已受到热议。多边机构，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金融情报中心埃格蒙特集团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以确定有效共享金融情报所面临的障碍。监测组参加了许多讨论，并在这个问题上独立联络私营部门和会员国。

76. 全球金融机构须遵守各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法律，如数据保护/隐私权法和银行保密法，以及它们在其中运行的司法管辖区与可疑交易报告<sup>60</sup>保密性相关的信息透露要求。这种情况导致了企业内部、金融机构之间(非同一企业内部)以及金融机构与有关政府机构之间的国内和跨国信息共享障碍。

77. 例如，由于数据保护/隐私权法，银行可能无法确定位于某个国家的客户同时也是其在另一个国家的分支机构的客户，从而妨碍了银行开展全企业风险管理和合规工作。

<sup>60</sup> 可疑交易报告必须遵守保密规定，以避免“透露”报告的主题。一些司法管辖区对保密限制的解釋比其他司法管辖区更为严格。

78. 此外，各金融机构往往由于担心招致法律责任而无法互相分享相关信息，甚至在同一司法管辖区也是如此。金融机构的代表告诉监测组，若能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讨论潜在的可疑活动，则会非常有助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凡允许开展这种信息共享，这一过程均为调查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

79. 监测组的对话者还表示，他们无法为每个金融情报中心提供可能对其有价值的、关于某一网络的全球情况。例如，虽然某个恐怖主义网络可能跨越许多司法管辖区，而且金融机构可能看到与该网络相关的跨越若干个司法管辖区的交易，但该机构可能无法向每个司法管辖区内的金融情报中心提供同样的全球情况。

80. 其他已确定的障碍包括：甚至限制在金融情报中心一级共享相关信息的隐私权法律；金融情报机构无权与所有处理反恐问题的相关国家机构共享可疑交易报告信息；一旦启动调查，金融情报中心便无法共享信息，从而错过机会、无法利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可能拥有的关于调查主题的信息。

81. 一些会员国已经实施相关法律和条例，而另一些会员国则已制定出创新的机制来处理其中的一些挑战。此外，会员国对隐私权和去风险化的关切是正当的，换言之，“一刀切”的解决办法可能行不通。

82. 监测组根据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25 段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审查本国的相关法律和条例，确保有必要的豁免、例外和安全港到位，以便有效共享有关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金融信息。

生成关于文物走私的数据

83. 如监测组以往所述(见 S/2016/210, 第 8 段)，由于抢掠活动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上的继续发生，会员国<sup>61</sup> 需要生成更多的详细数据，以分析协助运输被抢掠文物从而使被抢掠文物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的走私网络。《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商品目录与分类》<sup>62</sup> 第 97 章若能对有关类别加以进一步区分，将使国家海关机构能够更好地查明可能的相关文物，并扣押那些故意错误申报的文物。

8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探索各种可能性，以在《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商品目录与分类》97.05 和 97.06 标题下创造更多的分类。

使海关和执法人员能够更好地识别有关文物

85. 对被抢掠文物的信息进行安全共享是海关和执法机构识别可能被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个人交易过的物品的关键。世界海关组织 ARCHEO 平台<sup>63</sup> 允许

<sup>61</sup> 虽然会员国向监测组通报了缉获文物的情况，但委员会尚未收到正式的缉获情况报告，表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15 段报告规定的认识。

<sup>62</sup> 见《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商品目录与分类》第 97 章“艺术品、收藏品和文物”。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wcoomd.org/en/topics/nomenclature/instrument-and-tools/hs\\_nomenclature\\_2012/~/\\_/media/BB5F7132F59C4218BBE69A882906349A.ashx](http://www.wcoomd.org/en/topics/nomenclature/instrument-and-tools/hs_nomenclature_2012/~/_/media/BB5F7132F59C4218BBE69A882906349A.ashx)。

<sup>63</sup> 目前，只有大约 40 个会员国参加 ARCHEO。

参与者使用这一通信工具通过安全的 CENComm(海关执法网)平台就警告、扣押和其他相关领域交流信息。此外,世界海关组织运行海关执法网缉获数据库,会员国可以进入该数据库并分析海关缉获信息,从而制定风险指标和确定趋势。这些工具尚未得到广泛使用。

8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提高相关海关和执法机构对世界海关组织 ARCHEO 平台的认识,以期更广泛地利用该平台,同时鼓励它们通过世界海关组织海关执法网缉获数据库共享缉获数据。

87. 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和会员国解释说,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之所以可以追踪,是因为它们集中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但源自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罗马或拜占庭文物则很难区分,因为类似的文物在更广泛的区域也可以找到。然而,文物专家解释说,如果能够澄清哪些考古场地、博物馆和出土文物储藏库曾经遭到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抢掠,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会根据美学差异鉴别出相关文物。

88. 为了强化文物市场商业实体的合规制度,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在现有信息基础上和在全国范围内,向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运营的相关行业利益攸关方和协会提供位于伊黎伊斯兰国或任何其他列名团体控制下的地盘内的考古场地、博物馆和出土文物储藏库清单。

加强尽职调查和了解客户的程序

89. 艺术品和文物贸易把“出处”<sup>64</sup> 用作其核心合规工具,但尚未有任何国际公认的标准确定此类来源地文件应包括哪些内容。此外,国际文物贸易并不按照一致界定的合规制度,包括了解客户的程序来开展。此外,不存在任何国际商定的标准,对如何维护和储存涉及买卖文物的相关文件做出规定(见 S/2016/213,第34-35段)。所有这些要素,若能具备,则不仅会使市场参与者更好地识别可能存在问题的文物,而且还使执法调查人员获得关于以往文物买卖的数据,从而增加走私者的风险因素。

9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与相关商业协会和文物市场参与者合作,商定来源地文件最低标准、差异化尽责调查和了解客户程序以及卖方应保留的有关文物买卖文件的最短期限。

<sup>64</sup> 关于物品先前所有权合法性的文件。如可获得,也包括这些物品来源地国的出口证书。因此,会员国对这一措施的更广泛使用也将支持私营部门的合规。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提供了出口示范证书,见“教科文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出口示范证书”,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illicit-trafficking-of-cultural-property/legal-and-practical-instruments/unesco-wco-model-export-certificate/](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illicit-trafficking-of-cultural-property/legal-and-practical-instruments/unesco-wco-model-export-certificate/)。

## B. 旅行禁令

91. 生物鉴别数据对于自动化边境管制和二次边境检查至关重要。在收集这类列名个人的数据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此等数据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传达给会员国。国际刑警组织应用 ANSI/NIST-ITL 格式<sup>65</sup> 传输指纹数据。这使特别通告和警察数据库之间有了充分的生物鉴别数据互换性。

9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在有可用信息的情况下向监测组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提交列名个人的指纹，以便以 ANSI/NIST-ITL 1-2007 的格式将此等信息纳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 C. 武器禁运

93. 自 2004 年发布第一次报告(S/2004/679)<sup>66</sup> 以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所带来的威胁一直是监测组的一项核心工作。打击这一威胁依靠三方面的信息流：设计者、部件和设计。所有三个方面均应得到解决。国际刑警组织“钟表匠”项目使会员国得以共享关于使用或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个人的信息。此外，若能建立一个以简易爆炸装置设计为重点的国际机制，则可成为打击这种威胁的一个重要步骤，将使会员国共同受益于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部件的现有数据，并确定和更有效地挫败已知的设计。<sup>67</sup>

9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国际刑警组织，鼓励其与相关会员国设立专门项目，重点使会员国能够分享关于简易爆炸装置部件和设计的数据。

95. 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国际刑警组织橙色和紫色通报的有用性(这些通报使会员国得以分享简易爆炸装置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数据)，<sup>68</sup> 并鼓励会员国积极按此目的使用通报。

## D.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96. 2016 年 2 月，监测组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提出了建议(见 S/2016/210)。自那时以来，会员国增加了对国际刑警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的参与，正因此，该数据库目前已收录 7 000 多个人名，尽管这一数字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 3 万多名此类作战人员的估计数仍然相距甚远。冲突地区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旅行路线沿线的会员国强调一旦作战人员返

<sup>65</sup> INTERPOL “ANSI/NIST-ITL 1-2007 Data Format for the Interchange of Fingerprint Facial & SMT Information: INTERPOL Implementation” April 2011.

<sup>66</sup> 进一步建议，另见监测组的后续报告。

<sup>67</sup> 过去几年，国际刑警组织牢记这一目的组织了两个项目：“技术信息——数据交换(TIDE)”和 Terminage(试点项目)。

<sup>68</sup> 橙色通报用于共享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和紧迫威胁的活动、个人、物体或过程的信息。紫色通报用于共享关于作案手法、物体、装置和藏匿方法的信息。见 [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Notices](http://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Notices)。

回原籍国后就没有信息共享，指出分享有关回返者访谈的信息会有益处，其中包括这些人已经回返的信息(从而不再浪费精力监测他们的旅行)，以及有关冲突地区 and 作战人员旅行路线沿线恐怖主义网络及其辅助网络的信息。

97.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进一步与国际刑警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分享身份信息，并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探讨各种途径、确定如何酌情与作战人员旅行路线沿线的会员国和已回返作战人员曾经活动过的会员国分享从回返者那里收集到的相关信息。

## E. 信息和通信技术

98. 执法和信通技术部门已作出努力，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滥用信通技术所带来的威胁。然而，网络生态系统继续动态发展，已迅速适应新制定的应对措施。此外，由于匿名通信工具、加密和远程数据存储的应用，网上活动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实际存在的联系已变得不那么明显。这些团体对“黑网络”和其他秘密服务加以利用，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监测组认为，总结各利益攸关方的知识和应对办法有助于更详细地了解这一不断变化的威胁，并提供信息供继续讨论如何抓住机会改进执法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以防止伊黎伊斯兰国滥用信通技术。

9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日益滥用信通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并邀请会员国与委员会和监测组分享相关最佳做法和经验。此外，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授权监测组进一步与信通技术行业的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寻找更有效地遏制这种威胁的潜在途径。

##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0. 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监测组开展了26次国别和技术访问。监测组继续促进制裁制度，参加了79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其中包括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海关组织、金融行动任务组及其区域机构、马拉喀什安全论坛、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

101. 监测组还举行了三次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中东和东北非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构成的威胁。监测组提高了与会各部门对可能把制裁制度用作国家反恐战略组成内容的认识，并鼓励在本区域开展更加密集的信息交流以应对威胁。

102.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交易和信通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协会开展合作。其讨论提高了对制裁制度的认识，并就存在哪些机会可以进一步促使私营部门更加有效地执行制裁措施，向委员会进行了报告。

103. 监测组继续积极参与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参加工作队的各个工作组，并继续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下属各单位保持密切关系。其中包括与反恐执行局召开的多次会议，在会上监测组分享了它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分析，最终就这一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做了联合汇报。监测组还与反恐执行局联合举办了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问题的公开简报会。在编制秘书长法定报告的过程中，监测组与反恐执行局密切合作。<sup>69</sup>

104.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

<sup>69</sup> 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97 段，和第 2292(2016)号决议，第 12 段。

## 附件

## 委员会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1. 现将涉及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维持的制裁名单上的或已被委员会从名单上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已知待决或最近结束的法律诉讼说明如下：

## 欧洲联盟

2. 欧洲联盟普通法院作出有利于 Shafiq ben Mohamed ben Mohamed al-Ayadi (已除名)的判决并废除了欧洲联盟对他采取的限制性措施，<sup>a</sup> 认为对他的列名提供的理由不足，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得到证据证实，无法支持欧洲联盟对他的列名。此前，欧洲联盟法院发现，尽管已被除名，Ayadi 先生仍然希望欧洲的法院确认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将他列名。<sup>b</sup>

3. Al-Bashir Mohammed Al-Faqih、Ghunia Abdrabbah、Taher Nasuf 和 Sanabel 救济机构有限公司(均已除名)对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的诉讼被普通法院驳回，<sup>c</sup> 法院认为，委员会已履行义务，根据各方所作的评论和提供的证据认真和公正地审查了支持列名的各项理由的充分性。综合法院还认定，Sanabel 救济机构与诉讼程序无关，因为它已不复存在。该案已提出上诉并在欧洲法院待决。<sup>d</sup>

4. Mohammed al Ghabra(QDi.228)对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的寻求撤销对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诉讼仍在普通法院待决。<sup>e</sup>

## 巴基斯坦

5.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Al Rashid 信托基金(QDe.005)被适用制裁措施，该信托基金就此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Al-Akhtar 国际信托基金(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sup>f</sup>

6. 除了这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Al-Akhtar 国际信托基金”的别称被列名)的一名受托人就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提出异议。

<sup>a</sup> 普通法院(第三分庭)的判决，T-527/09 RENV 号案，Ayadi 诉欧盟委员会，2015 年 4 月 14 日。

<sup>b</sup> 欧洲联盟法院(第十分庭)的判决，C-183/12 P 号案，Ayadi 诉欧盟委员会，2013 年 6 月 6 日。

<sup>c</sup> 普通法院(第七分庭)的判决，T-134/11 号案，Al-Faqih 等人诉欧盟委员会，2015 年 10 月 28 日。

<sup>d</sup> C-19/16P 号案，Al-Faqih 等人诉欧盟委员会。

<sup>e</sup> T-248/13 号案，Al Ghabra 诉欧盟委员会。

<sup>f</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 2016年1月2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一致驳回了 **Hani al-Sayyid al-Sebai Yusif(QDi.198)**的上诉。此人对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将其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决定提出异议。<sup>g</sup>

8. 联合王国还在就若干质疑其一项决定的司法审查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基地组织制裁制度列名的下列个人：**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而这些案件的诉讼曾因等待上文所述案件的结果而中止过一段时间。<sup>h</sup>

---

<sup>g</sup>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

<sup>h</sup>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